

# 在高原沃土扎根生长

裴儒弟



2025年1月,我光荣入选中组部、团中央赴藏博士服务团,服务单位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参事室。1月14日,我乘机抵达拉萨,当飞机降落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舱门打开的那一刻,带着寒意的高原气息扑面而来,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正式拉开了序幕。

初到拉萨的日子,高原反应成了第一道“拦路虎”。夜晚难以入眠时,窗外布达拉宫的金顶在月光下泛着微光,明明是调研中常见的景象,此刻却因“常住者”的身份而显得格外不同。

记得刚到岗的第一周,爬上三层楼就会气喘吁吁,撰写材料时常常因缺氧而思维迟滞。很快,单位给大家配备了氧气瓶。在同事的指导下,我学着放慢节奏,在繁华的八廓街上感受藏文化的魅力,在周末的拉萨河畔看水鸟掠过水面。渐渐地,头痛的症状消失了,脚步也轻快起来,我的身体开始适应这种“缺氧但不缺精神”的生活节奏。

当我能听懂简单的藏语问候时,突然明白:适应高原不仅是身体的调适,更是心灵的融入。那些曾在文献中读到的“两路”精神和老西藏精神,此刻正化作街头巷尾的烟火气,融入我的日常。

作为长期从事西藏研究的学者,过

去的工作更多是在书斋中梳理文献、在调研中收集数据,但挂职锻炼让我站到了政策实践的第一线,这种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思想上的深刻重塑。

刚到岗位时,面对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我曾一度手足无措。记得有一次撰写内部报告时,习惯于学术写作的我,洋洋洒洒写了数千字的理论分析,被领导指出应去边境县实地调研。领导语重心长地说:“在西藏工作,既要抬头看天,更要低头看路。政策建议不是写论文,要能实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这让我明白:现实问题研究必须与基层实践需求同频共振。

我有幸参与了2次边境县调研,走访了墨脱县、隆子县、亚东县等地。在参与边境县调研的日子里,我们驱车穿越蜿蜒曲折的山路,在墨脱县的热带雨林里看珞巴族群众如何发展林下经济,在隆子县的爱国守边先进事迹展馆听解说员讲述卓嘎和央宗姐妹一家守边的故事,在错那市的高原牧场了解牧民定居后的生活变化。

7月赴昌都授课。这一经历让我对援藏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援藏”二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与援藏干部的交流中,我听到了他们放弃内地舒适生活、扎根高原的故事:有的医生在海拔

4000米的乡镇卫生院坚守十年,有的教师把青春奉献给雪域校园,有的企业家带着技术和资金助力当地产业发展。他们用行动诠释着“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援藏精神。援藏不是简单的“输血”,而是要激活当地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一场需要用真心、付真情的长期坚守。作为博士服务团成员,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的交流融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主题研究是我最新研究的课题,在西藏的7个月,让这个曾经停留在纸面上的学术概念,变成了可触可感的实践画卷。

在墨脱县调研时,我看到门巴族群众用汉语向游客介绍当地特产,孩子们在学校里与藏族、汉族同学一起唱国歌;在康马县的文化节上,各族群众同台表演,藏戏的雄浑、汉族秧歌的欢快、回族路脚的矫健,共同奏响了民族团结的乐章。这些生动的场景,让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更直观的理解: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日常生活中。

基于这些实地调研,我顺利完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课题的结项。与以往不同,这次的研究成果里,不仅有理论分析,更有大量来自基层的鲜活案例和数据。我深刻认识到,作为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我们的双脚必须踏在边疆地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边疆大地上。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真正服务于国家稳定和边疆发展,才能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学术力量。

高原的7个月,教会我的不仅是如何开展工作,更是如何做人。在隆子县桑杰曲巴常旧居,解说员告诉我们,父亲桑杰曲巴常对卓嘎和央宗说:“如果我们走了,这块国土上就没有人了!”这句话,两个女儿记了一辈子。她们知道,守护土地,就是守护国家。这句话让我明白,什么是“国之大者”;在错那市勒门巴民族乡,遇到一名乡干部,他说:“我是从这里退伍的,对这里有感情。我还想为这里做些事、守好边,所以我又考到这里工作。”这让我懂得,什么是爱国守边精神。这些在高原上闪耀的精神光芒,激励我前行。

高原的风,吹走了初来时的青涩,却吹不散心中的热忱。这片土地用它的辽阔与厚重,教会我什么是坚守,什么是担当,什么是初心。同时,我也开始思考如何将这段宝贵经历转化为长期学术资源,在未来研究中持续关注西藏和边疆稳定发展。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带着这7个月的收获与感悟,牢记“学术戍边”的初心使命,继续在高原上扎根生长,用脚步丈量边疆的每一寸土地,用真心回应群众的每一个期盼,努力把挂职锻炼的成果,转化为服务西藏发展稳定的实际行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中,书写一名社科研究者的忠诚与担当。

## 我们的60年

## 秋牧

汤青摄

紫叶线

高原焕新录

曲杰

亘古的风雪在盘旋  
牦牛脊背托起冻土的年轻  
而北斗星始终高悬穹顶  
是永不偏移的坐标  
指引所有迷失在暴雪中的路

青稞穗终于低垂成丰饶的弧线  
教室里同时飞出汉藏文字  
在同一片蓝天下编织美妙的音符  
高压电塔沿着朝圣之路站立  
将酥油灯与节能灯接进同条星河

春雷在冻土下苏醒  
冰川融水写下新的诗篇  
光纤代替原始的传递  
移动基站长出比山峦更密的脉络  
新楼宇的玻璃幕墙映出布达拉宫金顶

放羊人的智能手机收拢四方草场  
侄女的红领巾飘在线课堂  
黑帐篷里短视频传递赛马会的欢呼  
而祖母的纺锤依旧转动  
牦牛毛线编织着温暖的古今对话

铁路穿过彩虹的弧度  
播种机在格萨尔王的土地上作曲  
光伏板如蓝莲花开遍荒原  
新酿的强钦青稞酒飘着千年酒曲香  
庆典上跳着锅庄与街舞的融合步伐

北斗星永不熄灭的导航灯  
照亮柏油路 也照亮心中径  
共产党人带来的春风  
让格桑花在温室与雪山同时绽放  
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紧的吉祥结  
正在雪域经纬中织就新的穗穗图样

当新时代的光穿透云层  
六十载年轮里藏着无数春天  
你看那雪山依旧洁白  
但青稞穗已垂向更饱满的大地  
所有道路都通向太阳  
所有歌谣都唱着同一首复兴乐章

# 这里的秋天有点忙

马可尼

自9月初收割青稞以来,吞普村就忙得不可开交,忙的主要原因是很多活儿都要集中在一个时间段,这是村里的老规矩——统一时间、统一行动。

吞普村的耕地不算多,但忙起来着实喘不过气。刚收割完青稞就开始割草,每家的草地也不算多,平均两三块。我很喜欢集体收割的过程:每家驾着各种现代农用车,带上简便易操作的割草机,在已经拿石头做好标记线的草坪上,再拉上直线作为分界线,就这样割起草来,割了一块又一块,转了一场又一场。中途还会停下来饮一杯酥油茶,既补充营养,又能提神。当太阳高照、人困机乏的时候,趁间隙呷上这么一口,一下就更更有干劲儿了。

接下来是青贮玉米包扎,其目的是储备冬天的牛羊饲料,也可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拿来喂养牛羊。包扎要团结协作,需要的人力很多,且分工明确,一般是居住在一起的五六户人家一起行动。机器一旦启动,就是流水作业,哪个环节不紧凑,后面的环节就要停下来等。只见村民把割好的玉米拉到村委会院子里,一部分人进行青贮,一部分人紧接着包扎,一部分人把扎好的包翻滚到一片空地,由两三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起用力推到车上运走。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包扎到晚上11点多结束,少的家庭可以包扎四五包,多的可达七八十包,每天至少包扎200多包,一直持续了15天。而这期间,工作队往往会以党员身份参加,与群众同吃同劳动同学习,乐此不疲,其乐融融。听村党总支书记嘎玛格列介绍,青贮

打包机是去年驻村工作队购买的,非常实用,每年还能为村集体经济增加5000元左右的收入。

清晨,当机器轰鸣声把人从睡梦中唤醒时,我就知道这又是忙碌的一天。这不,青贮玉米包扎刚刚结束,村里又是热闹非凡。刨土豆和刨萝卜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有切菜头的,有在一边晾晒的,有在旁边水池清洗的,好一幅和谐的集体劳动场面。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村里每家每户都有萝卜切割机,把洗干净的萝卜直接投入切割机里,切成薄片后晒干储存起来冬季喂牛吃,据说这是冬季防止奶牛掉膘的好办法。

割草、青贮玉米包扎、刨土豆和萝卜都很辛苦,但比起往家运青稞和脱粒又算得了什么?顿珠老人今年66岁,往年都是他驾驶手扶拖拉机来往运送青稞,今年也不例外。个子并不高的他坐在手扶拖拉机驾驶座上,让人不禁有些担心,因为今年村里有两个大项目正在施工,导致村里主干道变窄,且来往往的车辆川流不息,我真替他捏把汗。但他操作熟练,进退有度,很快就运完了所有青稞。

运完第二天就开始脱粒,他家从霍德村和普松村叫来了5位亲戚,这下人手就足了。只见他们头上裹得严严实实,有人往脱粒机跟前挑,有人往脱粒机里塞,有人专门分拣脱好的粒……不一会儿,旁边就整整齐齐地放了28个袋子。顿珠老人高兴得不拢嘴,他还谦虚地说:“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产量‘嘎咕嘟’(藏语,意为好极了)。”

这个秋天村里确实很忙,但忙得开心,忙得和谐,忙得心里踏实。



# 达东来信

诸纪红

里摆着真空包装机。阿佳啦戴着老花镜,正往香饼上贴二维码标签。“扫码能看制作过程哩。”她给我看手机里的视频,揉香团的姑娘是她侄女卓玛,在拉萨读大学,暑假回来改良包装。阳光透过天窗落在香饼上,像撒了把金粉,玻璃房外的木架上,新晒的甘松根在竹匾里蜷成褐色的细丝,和远处雪山尖的云絮遥遥相对。

卓玛蹲在溪边拍短视频,藏语解说里蹦出几个普通话词汇:“家人们看,这是纯天然……”阿佳啦笑着摇头:“从前做香要沐浴更衣,现在要对着镜头笑。”她悄悄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没贴标签的香饼,用纸包着,“这个才是老辈人闻过的味道。”溪边柳枝垂进水里,搅碎了一池雪山倒影,卓玛的手机支架突然被风吹倒,惊飞了石缝里的藏雪鸡,灰褐色的身影掠过溪水,留下一串急促的啼鸣。

那天傍晚,跟着她们上山采香。阿佳啦背着藤筐走在前面,藏袍下摆扫过石阶上的苔藓。天色渐沉时,我们在半山腰的玛尼堆旁歇脚。卓玛掏出保温壶倒斟茶,不锈钢杯

壁上凝成的水珠,滚落进她新买的运动鞋里。“姑姑说这棵大果圆柏长了一百二十年,”她指给我看峭壁上的树影,“以前要系牛皮绳爬上去采,现在用无人机……”山风掠过经幡,把卓玛的话吹得七零八落,宛如在唱一首新旧交织的歌谣。

秋末收到卓玛寄来的快递,除了改良版藏香礼盒,还有张手绘地图。羊皮纸上标着采香路线,红笔圈出她新发现的柏树林。“文旅局要在古村办非遗市集,姑姑说要给老方子找传人。”视频里她举着手机转圈,白塔、溪流、晒香架在镜头里连成流动的银河。阿佳啦在背景里喊:“慢些跑,香灰要扬起来了!”忽然想起春天在白塔下,她曾用柏树枝在沙地上画采香路线。

前些天听说达东村入选传统村落名录,我给卓玛发去祝贺。视频接通时她正在玻璃房打包订单,身后的电子屏滚动着梵文配方的动画演示。“姑姑现在会直播讲古方故事了。”镜头晃到院角的铜钵,落满阳光的香灰堆成小小的雪山。阿佳啦



收到包裹那天,窗外的格桑花开得正盛。快递单上歪歪扭扭写着“拉萨市达东村”,拆开牛皮纸,几缕干枯的紫茉莉混着藏香特有的甘冽扑面而来。阿佳啦的短信跟着到了:“新做的香饼子,给城里人尝尝。”手机屏幕泛着冷光,却让我想起去年春天溪水漫过石板的叮咚声。那时节,达东的野杏花开得正好,粉白花瓣落在青稞酒坛边,被晒得卷了边。

去年跟着科考队进山,在达东村的石板路上遇见阿佳啦时,她正蹲在溪边淘洗柏树枝。背篓里堆着红景天、丁香和甘松,沾着露水的花瓣粘在藏袍袖口。“城里的姑娘也识得香料?”她捏碎半块陈年香饼,细碎的粉末从指缝漏进铜钵,混着新采的杜鹃花瓣揉成团。溪水带着雪山的寒意漫过脚踝,对岸的转经筒被风吹得轻轻摇晃。

我们坐在村口的白塔下,听她讲述藏香的故事。塔身的风铃锈迹斑斑,据说是格鲁派某位高僧留下的。80年代供销社收香料,她阿爸天没亮就赶着牦牛上山,牛铃叮当声能惊醒林间的藏雪鸡。现在僧人闻了都要念一句吉祥。”白塔投下的影子慢慢爬过石阶,将我们笼在阴凉里,远处青稞田泛着波浪般的绿光。

暮春再去达东,村委会新建的玻璃房